

从前的我也
很可爱啊

石川啄木
Ishikawa Takuboku

著

周作人
Zhou Zuoren

译

寂寞的时候，只能念一首石川啄木。

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

石川啄木

著

周作人

译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 / (日) 石川啄木著; 周作人译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8.7
ISBN 978-7-5699-2298-1

I. ①从… II. ①石… ②周… III. ①诗集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I313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2525 号

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

CONGQIAN DE WO YE HEN KEAI A

著 者 | [日] 石川啄木
译 者 | 周作人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图书监制 | 陈丽杰工作室
选题策划 | 陈丽杰 汪亚云
责任编辑 | 陈丽杰 汪亚云
封面设计 | 熊 琼  Design Workshop
版式设计 | 迟 稳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0316-5166530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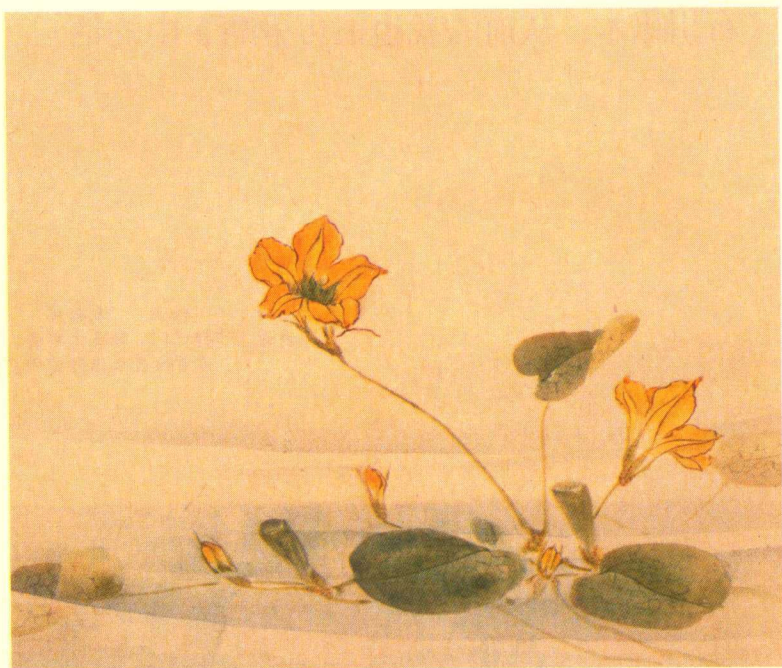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	印 张	7.25	字 数	72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3 月第 1 版	印 次	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		
书 号	ISBN 978-7-5699-2298-1				
定 价	49.00 元				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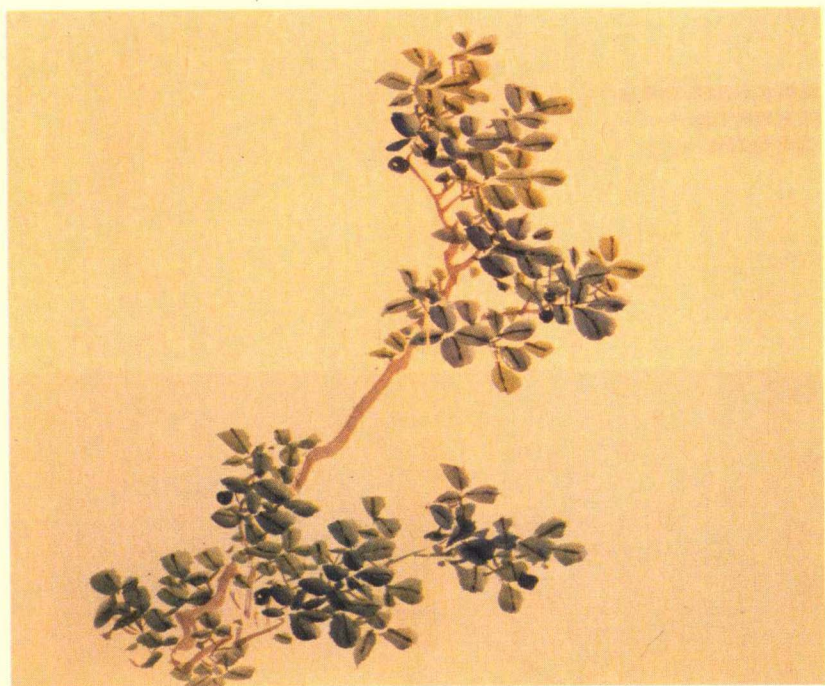
《石川啄木：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》中的话

他说：“我打你！”
我说：“打吧！”就凑上前去，
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。





仰脸看着晴空，
总想吹口哨，
就吹着玩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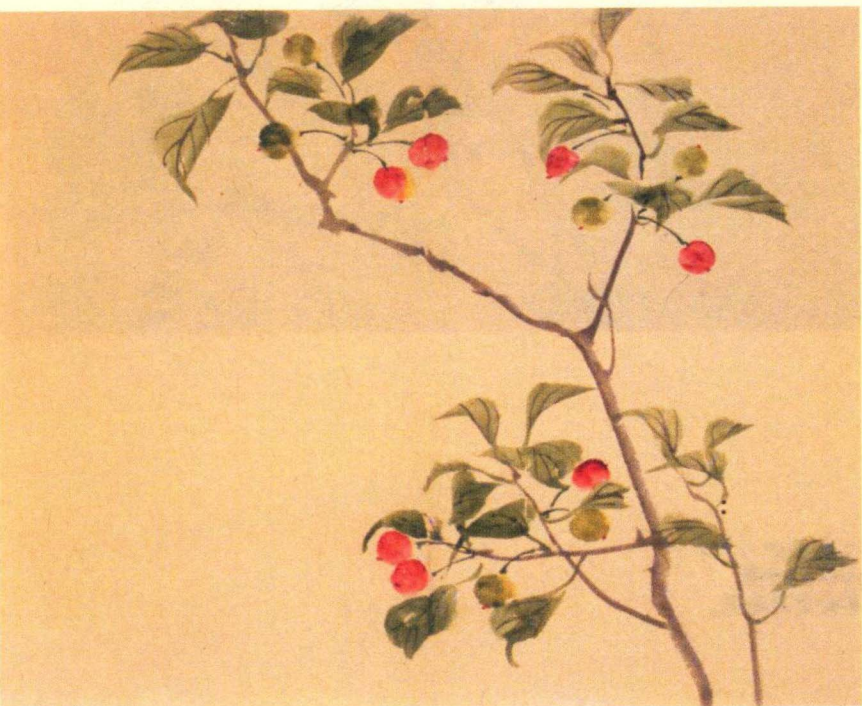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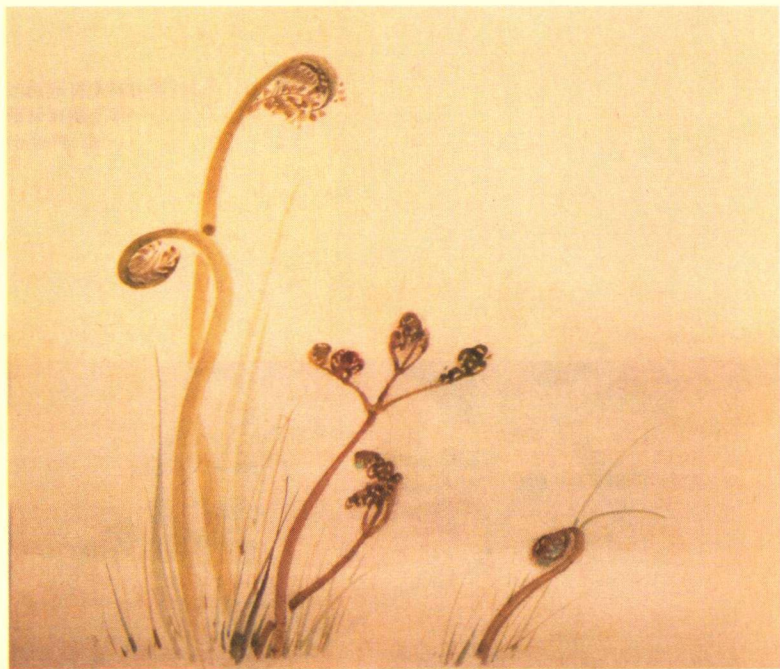
想要一个
很大的水晶球，
好对着它想心事。

能够比谁都先听到秋声，
有这种特性的人
也是可悲吧。



有时候觉得我的心
像是刚烤好的
面包一样。





但愿我有
愉快的工作，
等做完再死吧。



那天晚上我想写一封
谁看见了都会
怀念我的长信。

虽是闭了眼睛，
心里却什么都不想。
太寂寞了，还是睁开眼睛吧。



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
少年时代的心情
轻飘飘的飞去了。





说是悲哀也可以说吧，
事物的味道，
我尝得太早了。

周作人的“日常”

董炳月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导

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秘书长

周作人1967年5月6日离开人世，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。他在八十岁那年的日记中表明心迹，说“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”，但他这理想未能实现。他留下了大量著作与译作，留下了许多照片。他“活”在文学史上，“活”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。不言而喻，现在是“活”在这套丛书中。

周作人的神情，可谓超然、冷静。他中年之后的每一张照片，几乎都在展示那种出家人式的超然、冷静。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和尚转世，在《五十自寿诗》中称“前世出家今在家”。光头，形象也接近出家人。相由心生，文如其人。周作人的超然、冷静，是可以用其作品来印证的。代表性的作品，就是那些说古道今、回忆往事的散文，谈茶、谈酒、谈点心、谈野菜、谈风雨的散文。也就是本丛书中《我这有限的一生》《都是可怜的人间》《日常生活颂歌》这三本散文集收录的作品。本质上，周作人的超然与冷静，与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关。这种日常性，亦

可称为“世俗性”或“庶民性”。在周作人这里，“日常”是一种价值，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书写方式。因此他追求“生活的艺术”，主张“平民文学”，获得了“自己的园地”。

年轻时代的周作人，也曾是忧国忧民、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。五四时期，他投身新文化建设，倡导新村运动，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。周作人获得超然、冷静的日常性，是在中年之后。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。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：“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。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，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。我想订正我的思想，重新入新的生活。”人生观开始改变。1925年元旦写短文《元旦试笔》，声称“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。”“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，讲过许多迂远的话，去年春间收小范围，修改为亚洲主义。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，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，诡计阴谋至今未已，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，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，现在须得实事求是，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。”思想起伏颇大。1926年经历了“三一八惨案”的冲击，1928、1929年间写《闭户读书论》《哑吧礼赞》《麻醉礼赞》等文，于是进入“苦雨斋”，喝“苦茶”并且“苦住”，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“日常”的价值观。不幸的是，1939年元旦遭枪击，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伪职。所幸，日本战败，晚年周作人在

社会的边缘向日常性回归。《老虎桥杂诗》中的作品，就体现了这种回归。

上文所引“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”一语中的“人间”是个日语汉字词，意思是“人”。鲁迅的《人之历史》一文，1907年12月在东京《河南》月刊上发表时，题目本是《人间之历史》。1926年鲁迅将其编入《坟》的时候，改文题中的“人间”为“人”。精通日语者，中文写作难免打上日语印记。不过，周作人这里使用的“人间”一词，大概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人的“人间情怀”。他1926年6月7日写的杂文《文人之娼妓观》，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中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那句“我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”，并说“这样伟大的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”。词汇的微妙体现了思想的微妙。

在周作人这里，“日常”与“非日常”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对应关系。

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，而日本文化的日常性、世俗性、庶民性正是他钟情的。他赞美日本人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，喜爱日本浮世绘，翻译了日本名著《浮世澡堂》《浮世理发馆》。本丛书中清少纳言的《枕草子》与石川啄木的《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》，同样包含着这种日常性。

关于清少纳言与其《枕草子》，周作人在其中文译本的后记

中做了说明。他将《枕草子》的内容分为三类——类聚、日记、感想，从其分类可见，“散文”之于《枕草子》，是体裁也是精神。早在1923年，周作人在《歌咏儿童的文学》一文中言及《枕草子》，即称赞其“叙述较详，又多记宫廷琐事，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，所以独具一种特色”。日常性，本是清少纳言观察生活的主要视角。她在《枕草子》中写道：“那些高贵的人的日常生活，是怎么样呢？很是想知道，这岂不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么？”（卷十二）推敲《枕草子》的书名，亦可推敲出散文式的自由与散漫。在日语中，“草子”本是“册子”（或“草纸”）的谐音词，“枕草子”中的“草子”即“册子”之意。但是，为何是写作“枕草子”而不是写作“枕册子”？在我看来，写作“枕草子”的结果，是书名与日语固有词“草枕”（くさまくら）发生了关联。“草枕”一词体现了日本传统游记文学的自由精神。束草为枕，乃旅寝、暂眠之意。夏目漱石亦有小说名作《草枕》（1906年）。

石川啄木（1886—1912）二十六岁病故，与其说是英年早逝不如说是夭折。五四后期他就受到周作人的关注。周作人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《两条血痕》（开明书店1927年出版），收录了石川啄木的同题小说《两条血痕》。周作人在这篇小说后面的译者附记（写于1922年8月1日）中介绍石川啄木的生平与创作，说《两条血痕》“是一种幼时的回忆，混合‘诗与真实’而成，很有感